

WENYIXIANGJUNBAIJIWENKU

文艺
湘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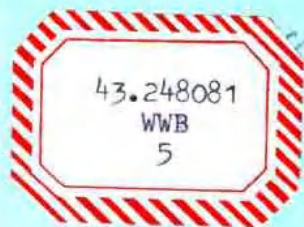
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电影剧本 三卷



684235



影视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1·1787

本方阵定价:217.8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能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十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人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国歌(范正明 苏叔阳 张冀平)/001

故园秋色(江南雨 王青伟 周琦 肖珩)/111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方涛初 骆炬)/184

总跋(谭谈)/255

国歌

范正明 苏叔阳 张冀平(执笔)

序，山海关，夜，外。

山海关辽阔广袤的荒原上悬挂一轮浑圆明耀的月亮，它的光芒清澈寒冷，映照在蛇一样蜿蜒的铁轨上，同时传来凄厉的汽笛鸣叫。一列火车拖着狭长的身躯从铁轨上疾驰而过，我们只是在偶尔间借助车厢昏黄的灯光看清列车上挤满了各式服饰的难民和东北军伤兵。

字幕：中国，山海关，1932年。

几乎就是踏着列车的尾巴，铁轨附近的石板上出现几双穿着铮亮马靴的脚，他们是一群日军将领，看着南去的火车他们在微笑。

他们中一人说：（日语）这是支那人从东北开往关内的最后一列火车。

另一人说：（日语）我们的满洲国界先就到这里吧。

远去的火车又发出一声嘶鸣，接着就听见一阵刺耳的铁门拉动的声音，原来在日军将领的身后早就停靠了另一列军用列车，铁皮车厢里涌出了数百个身背行囊，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日军士兵，当然还有顺着斜板下来的马匹和闪着幽光的山炮。

在山海关靠南一侧，是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阵地，黑夜中军人们的眼睛十分明亮。忽然他们出现了小的骚动，有人举起手中的钢枪。

一名军官制止，低声命令：别动。

伸延过来的铁轨上，走来一名瘦小的日军士兵。他走得不紧不慢，月光只照到他的肩头，谁也看不清他的脸，他没有带枪。

中国军人们紧张地注视他。

日军士兵走到铁轨道岔旁边，熟练地打开铁扣，然后双手将很长的铁柄往下一压。他脚下的铁轨，本是伸向山海关内的两条铁轨，迅速离开原位跳向旁边，就仿佛是断了两条手臂。关内关外的中国土地不再联接。

中国军人们痛苦地明白了它的意思，但是他们无能为力。

先前那两名日军将领骄傲地笑着，抬眼看向山海关绵延的长城，月光下长城如一条黑色的龙。

将领：那是什么？

另一人：长城，中国人的长城。

将领冷笑：有一天我们把它推倒，整个中国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另一人：不，它属于日本！
将领们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1. 上海，闸北火车站，日，外

闸北火车站紧傍上海市区，似乎已经很疲惫的火车喷着白气正在缓慢地进站。车站上拥挤着各式人等，非常零乱。站外竖着“国际上海红十字救助会”、“上海难民接待站”、“东北联大接待站”的横幅或木牌。一些修女和胳膊上戴白袖章的志愿者在人群中引导难民。有一队持枪的士兵从人群中跑过。人群中也有一些贼头贼脑的人，他们间或嘀咕几句日语，然后就分散不见了。

在镜头的移动间有一位面色苍白但很清秀的东北姑娘，伸长了脖子，向正在进站的火车张望。

姑娘身后，从马路上驶来两辆汽车，从上面下来一些服饰漂亮，仪态万千的演员，在火车站这样的环境里，她们几乎是花枝招展。她们一下车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唉哟，车站里头还是这许多人啊。”

“聂子，聂子呢？我们做什么来嘛，瞧这里头总是这么乱。”

“深入民间观察生活来的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聂耳从后一辆车边跑过来，他十九岁，年轻富有朝气，尽管套了件难民一样的大棉袍，脸上抹了脏土，但仍显得精神抖擞。

他说：别着急，别着急，是田汉先生说来的，我们等等他。

一女演员说：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到演戏就化上妆了。

聂耳：我和难民们一样，才好同他们说话嘛。

他说：王人美，你去那边看田先生来了没有。

王人美：黎莉莉，走。

在她们里面，王人美和黎莉莉外表要朴素大方得多。

他们的导演叫应云卫，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下了车便四下里看。

应云卫对聂耳说：车站里还是这么多人。

聂耳说：难民每天都有，都是从东北过来的。

又一名女演员怕冷地跺着脚，说：应导演，明天晚上就要演《名优之死》，现在跑火车站来干什么？

应导演：来火车站是为了重新排练《乱钟》，宣传抗战。

女演员：《乱钟》演过好多次了嘛。

导演：田汉先生不满意，说你们不像东北大学生。

女演员翘起嘴说：那他自己又不来。

聂耳：要来的，一定是什么事耽误了。

2. 上海弄堂，日，外

上海的许多弄堂都一样，红砖楼房水泥路面，静悄悄的听不见喧闹。在早晨这个时候常有妇人在路中间用煤球炉子生火，弄得烟雾缭绕。战争临近了，两个男人各在自己家的窗玻璃上贴米字纸条。

田汉就快步走在这样的弄堂里，他三十三岁，留分头；穿的是黑色西服，看上去削瘦但很英俊，他知道身后有人跟踪，因此生气了。

跟在他身后的人是两名年轻的国民党特务，看上去都有些文质彬彬，穿着也正派。其中一个很学生味的在脖子上套

着手织毛线围脖。他们发现田汉在前面突然站住脚，就也停下来，假装去看附近墙上的香烟广告。

田汉愤怒地看着他们，但是他的时间很紧迫，不能这样长久僵持，只得又向前走去，特务们自然就又跟着。可是在墙角拐弯的地方年轻的特务不防与田汉脸对脸撞个正着，田汉正等在那里。

田汉：你们是什么人！

特务们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不说话，企图走开。

田汉：站住，你们跟了我很多天了，为什么！

特务们还是不说话。

田汉：我替你们说吧，你们是国民党特务，受命跟踪我田汉，我田汉何罪之有，不就是写了许多的戏剧吗，不就是宣传了抗战吗？为什么就让你們不高兴了呢？

特务们怔怔地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

田汉：你们看看现在的上海，全体市民要求抗日，到处都是热火朝天，而日寇又正在一天天逼近，连黄浦江上也有他们的军舰，你们不去抗战，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不觉得很无聊吗？

他往他们面前走上了一步，两特务就往后退一步。

田汉：我正式向你们警告，不许跟踪，否则给你们好看！

两个特务镇定下来，看着他还是不说话。田汉只得作罢，转身便走，却又忽然转身。两特务站在原地压根就没动，倒弄得田汉像是演戏一样。田汉就真走了，等他走出约七八米，特务们才又跟上。田汉无可奈何。

3. 闸北火车站，日，外

田汉大步走向乱哄哄的闸北火车站，他看见了拉演员的小轿车，一个娇美的女演员正对着车上的后视镜拈着手指用眼刷拨弄眼睫毛，还有个女演员双手插在白色细绒大衣的外兜里在一旁来回踱步，见到田汉她就大声叫起来。

女演员：田先生来了，我们正等你呢，都过半个钟头了。

田汉：不用等我，你看看你们导演。

导演应云卫与两名演员已同几个刚下火车的难民在人群里比比划划地聊上了。

田汉伸长手臂将站在车前头女演员的眼毛刷拿过来，在空中划了个好看的弧度，扔入车窗内，然后手臂继续完成弧度优美地落下来，仿佛是舞台上的表演。

田汉凑到那位女演员面前，严肃地说：你再这样我就不给你们写戏！

女演员很敬畏他，忙脱去漂亮的外套与旁边那位手拉手跑入难民人群中去。

王人美跑过来，说：田先生，田先生，聂子叫你去。

田汉：他在哪边？

更多的难民从火车车厢中涌出来，他们扶老携幼，当然也有东北军的伤兵，以及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

聂耳紧跟在一个东北姑娘的背后，就是先前在站上等候难民列车的那位秀气的姑娘，她看上去也是个学生。此时她在人群中移动，焦急地端详每一位从她面前经过的男青年。

田汉和王人美挤过来。

田汉：聂耳，什么事？

聂耳兴奋地指着姑娘说：跟着她，跟着她。

田汉：好的，跟着她。为什么跟着她？

聂耳：她在寻找她的恋人。

田汉：她也是学生？

聂耳眼睛始终盯着前面的姑娘，点着头说：是，东北师大。

那女孩已经控制不住地主动去询问难民中的年轻人。

姑娘：请问，你们是东北师大的吗？见师大的同学没有？

可惜被问的人都向她摇头。

田汉依然问聂耳：她的恋人是谁，也是东北的？

聂耳：他们一个学校，失散了。

田汉：因为“九一八”？

聂耳：大概是，她说她原以为他死了。

田汉：死了，被日本人杀死的？

聂耳：后来问清楚，是他杀死了日本人。

田汉不禁叫出来：好，哈哈，他杀了日本鬼子……然后他们就失散了，今天姑娘到车站是迎候她的英雄。

聂耳：她来这里等候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失望。

田汉：不能让她失望，我们帮她！

王人美突然说：她在喊他的名字，今天是东北过来的最后一辆火车。

果然，前面的姑娘忍受不了几乎注定了的失望，焦急中不顾一切地大声呼唤起来。

姑娘：齐白山，齐白山，东北师大的齐白山！

乱嘈嘈的人声，将姑娘的声音吞没了，在这里头她太渺

小了。

王人美也跟着叫起来：齐白山，东北师大的齐白山。

聂耳一把夺过附近红十字会志愿者的铁皮喇叭，翻身上到一堆行李包上。

他大呼：齐白山，东北师大的齐白山。

田汉也跟着他们喊起来。

四个人的声音就太多了，难民中不少人回过头看向他们。

奇迹出现了，在火车的另一头，很远的那一边，一个戴毡帽裹棉袄，身材颇长的年轻人拖着行李包正孤独地行走，呼唤的声音传过来，他听清了，于是便回过头。同时他摘去毡帽，露出乌黑的分头和英俊的脸。

姑娘和田汉等人还在拼命地呼唤，年轻人向他们跑来。他看清了人群中那个娇小的东北姑娘。

年轻人：我是齐白山。林雪丽。

东北姑娘就是林雪丽，她只听见一声就知道是他，于是她拨开王人美和田汉，疯一般地奔向齐白山。

林雪丽：白山，白山。

齐白山奔跑得更快了，他扔了手中的行李包，又甩掉了厚棉袄大袍，里面是非常合体的黑色学生装，只有脸上的胡渣和深陷的眼窝表现了他近期的艰难。他们都处在极端的冲动中，当相互伸出的两只手刚一碰撞，他们就握在一起，拥抱着一起，是那种亲密的，长久亲密永远不再分开的拥抱。他们都忘记了周围的存在，只有泪水和彼此急促的呼吸与艰难的久别重逢后的欣喜。

林雪丽：白山，我以为你死了。

齐白山：小丽，见不到你我永远不死！

林雪丽笑了，大方地解开衣扣，从怀中取出焙得热乎乎的大烧饼。齐白山抓过来就大口地吃。

林雪丽为他捶背，问：又是几天没吃饭了？

齐白山咽下一口，喘着气说：不知道，记不清了。

田汉、聂耳、王人美，还有从外面赶来的导演应云卫和其他演员，都聚过来，默默地看着他们。聂耳抑制不住激动，搓着双手看向田汉。田汉睁大了眼睛，一时间变得非常纯真和兴奋，他一把抓住应云卫的胳膊，甚至将他握得很疼。

田汉：不要让他们走，我要写他们。

齐白山发现了眼前的这一些人，便警觉地伸出胳膊将林雪丽保护住。

他瞪起眼睛问：你们要干什么？

聂耳早就等这机会，迈上前一步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是上海文艺界，我叫聂耳。

齐白山：聂耳？

聂耳：这位是田汉老师，这位是导演应云卫。

齐白山：田汉？田先生？

林雪丽欣喜地说：田汉先生，我们在学校演过您写的话剧。

4. 排练场，日，内

从窗口能看到外面的街道，街道上急驰而过军队巡逻的马队，然后又是两辆坐着荷枪实弹宪兵的汽车。汽车的声音在马路上响了很远。

窗口内是大道剧社的排练场，实际上就是一家简易剧场

的舞台。正值午后，阳光从顶棚射进来，弄得屋里光影参差不齐，有明有暗。还是先前见过的那些演员，已经在舞台上排练话剧《乱钟》了。

一个学生从布景上翻过，举手枪对准另一人。

他说：叶仲群，把手举起来。

其他学生：你想干什么？

学生：你们公然宣传革命，这里是高等学府，不是做宣传的地方，快跟我走！

王人美扮演的学生说：把枪放下，你少来这一套。

台侧边幕内，田汉用暖瓶倒开水，聂耳手上拿了几张纸过来。

聂耳：田先生，这是募捐演出的贵宾名册，来的人不少。

田汉放了暖瓶看名册。

聂耳看看台上的排练，说：要不要明天晚上演出《名优之死》后，接着再上《乱钟》？

田汉笑道：你要把观众累死啊，不过可以换一下，让我想想。

聂耳孩子气地笑了，他又想起了什么。

聂耳：对了，嫂子刚才来电话，说要带孩子去大百货商店买衣裳，叫你早些回家。

田汉：好吧。

齐白山和林雪丽相互依偎着坐在台下的木条凳上，很认真地看演员的表演。田汉端了两个道具一样大的盛满热茶水的铁缸，送到他们面前。

田汉：来，喝茶。

齐白山小声地说：谢谢田老师。

田汉：别客气。

他们在他们身边坐下，低声说：这个戏叫《乱钟》，是去年“九一八”事变后写的，就是写你们东北大学生的抗日生活，最近想再演几场。你们可要认真提意见。

林雪丽客气地笑道：我看演得挺好的。

齐白山：不好。

田汉：什么？

林雪丽忙用胳膊碰碰齐白山，齐白山却很顽固，甚至变得很生气。

他对田汉说：真的不好，您看那个演员说台词的样，我们哪能那样呢，那不象个二姨子吗？

舞台上扮演剧中叶仲群的演员夸张地挥动手臂，大声地喊道：

同学们，快些起来，起来啊，紧急集合啊，快去和工人、劳动人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卫啊。再不起来，到了明天，沈阳就是鬼子的沈阳，中国就是鬼子的中国。快些起来挣扎我们的明天，去兵工厂拿起枪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田汉从座位上站起来，挥了挥手大声说：停停，停，我们的观众有意见了。来，请真正的东北大学生发表意见。

齐白山当然地站起来，张嘴就要说。

田汉：上台上去，到台上对他们说。

齐白山便迈开大步走到台上去。台上的演员们从剧情中出来，退后几步给他让出地方。

齐白山在台上让灯光一照有些不自在，他干咳了一声。